



周明 主编

历史在这里沉思

——1966—1976年记实

1



华夏出版社

周 明 主编
徐子芳 刘海彬 韦 韬 编选

历史在这里沉思

第一卷

华夏出版社

1986年·北京

1987.2.10

历史在这里沉思

共三卷

周明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劲松中街208楼)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2.75印张 762千字 插页6

1986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50,701—130,700

书号 10484·005 定价 7.30元

出 版 说 明

我们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把这套书奉献于读者面前，为的是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志不忘二十年前中国曾经出现过的、“史无前例”的岁月。

1966年，正当中国人民高歌猛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灾难猝然降临了。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民主被践踏，法制遭破坏，人身受侮辱，权利被剥夺。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事件，揪斗了一批批干部和群众，打倒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之风比比皆是。众多开国元勋受到迫害，成批知识分子横遭凌辱，千千万万人受到摧残。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灿烂文明的伟大祖国冤魂萦绕，冤狱遍地，浸透了人民的血和泪；民气大伤，国力衰惫，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倒退了，沉思了。

诚然，这种倒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光荣历史相比也只是一段插曲。但它毕竟是浩劫，是悲剧，是永远不能忘却，不该忘却的苦难的十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不允许这种浩劫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为此，我们编选了《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三卷。第一卷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迫害；第二卷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一个个反革命

事件；第三卷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各阶层、各方面一些代表人物的迫害。这些文章记录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滔天罪行，镌刻着中国人民的斑斑血泪，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仇大恨，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它是十年浩劫的缩影，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窥见“文化大革命”之一斑。

黑暗的一页已经掀过，中国人民又一次迎来了光明。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为的是记取历史的教训，振奋革命精神，夺回失去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由于编辑这本书的时间比较匆忙，我们仅就所看到和能够搜集到的文章编选了这三卷集子，肯定有所遗漏，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86年3月

目 录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 刘平平 刘 源 刘亭亭 (1)

最后的二十七天朱可先 卞 卞 (49)

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高文谦 (56)

在最后的日子里

——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高文谦 (72)

大树参天护英华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老干部

的关怀.....傅崇碧 (82)

在江西的日子里毛 毛 (91)

支柱周 明 (100)

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胡思升 (106)

最后的斗争

——回忆伯伯彭德怀彭梅魁 (119)

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薛 明 (130)

霜重色愈浓(节选)铁竹伟 (162)

我的爸爸董必武董楚青 (284)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给我的爸爸陶铸陶斯亮 (297)

陶铸同志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	徐子芳 (315)
罗瑞卿将军蒙难记	大 鹰 (326)
笑容	
——谨以此献给亲爱的爸爸	点 点 (370)
廖公在“文化大革命”中	荣 德 (384)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刘平平 刘 源 刘亭亭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我们的妈妈——王光美同志结束了12年的囚徒生活，回到了我们身边。

胜利的花，希望的花，终于盛开了！那是1979年的春节，我们簇拥着妈妈，随着欢庆的人群，走进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当人们看到妈妈就在他们身边时，都欢笑着走过来和妈妈握手，多少人和妈妈紧紧拥抱，又有多少人拉着妈妈的手失声痛哭……多少深情，多少悲喜交织在一起。妈妈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说完，妈妈向人群深深鞠了一躬。更多的人跑了过来：

“他来了吗？”

“他在哪里？”

“我们怀念他！”

一霎时，人群拥了过来，妈妈被挤到台上，又从台上被挤下来，她虽被挤得东倒西歪，但她泛红的脸上露着笑容，这是胜利的笑容。

妈妈是看到胜利的人，她看到人民心中的鲜花在向着他——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同志开放了。胜利的花朵，在血和泪

的浸润中含苞，在冰刀霜剑中吐蕊，在风和日暖的年代怒放。可惜，爸爸没有来。他的生命被夺走了，但无法把他从人民心里夺走。爸爸生生死死，都与人民同在，他以自己的生命滋润了这绚丽的春天。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劳着……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月1日，康生、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这股风暴很快波及全国。我们几个孩子那时正在中学读书，对突然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不可理解。回到家里，就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总是仔细地听着，偶尔也提出一些问题启发我们思考。当时群众的热情虽高，但谁都不知道运动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对革命的对象和目的更感到不明白。6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6月4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回到家，也几次代表学校师生要求爸爸批准派工作组。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

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这一时期，毛主席远在杭州。爸爸多次给毛主席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曾得到明确的回复。运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有的学校打死了人，也有因不理解而自杀的。形势逼人，不能再举棋不定、等待下去了。那天，我们从学校回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了，只留下了一封长信。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领导。7月中旬，爸爸曾两次提出要见见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爸爸在听取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爸爸还向大家描述了他对运动的设想，他说：“文化革命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你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但不能动手打人。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

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让人家批评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地‘改’的阶段。12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最后，他按照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理解，向我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目的，说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爸爸的一席话，对我们和同学们震动很大。那时，“打倒一切”的思潮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性，似乎革命就是打倒某些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本没想到要把“黑帮”地富反坏统统改造过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爸爸的话廓清了我们头脑中幼稚和糊涂的思想，使我们明确了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乱冲乱斗，激化矛盾，而是教育改造所有的人。爸爸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有什么样的伟大胸怀。他对文化大革命寄托的美好的希望，多么使我们神往啊。

爸爸总想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和党的传统经验来引导。然而，他不知道，他正好踏进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圈套。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煽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形势错综复杂，难以驾驭。爸爸担心地对他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7月19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批评爸爸和小平叔叔。7月29日，爸爸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讲到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要保护少数。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爸爸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爸爸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不利于党的事。作为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从来是按照党性原则来生活的。在之后三年多非人的折磨和极度痛苦中，爸爸始终都遵守着自己的保证，直到最后一息。

中央会议上的事情，我们几个孩子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记得在8月上旬，14岁的亭亭从学校回家，路上碰到蔡畅妈妈。蔡妈妈亲了亲亭亭问：“你妈妈好吗？”亭亭高兴地回答：“妈妈挺好，她正在清华大学为大家卖饭呢。”“傻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蔡妈妈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摸摸亭亭的小脸蛋，扭过脸去，依依不舍地走了。

8月的一天，晚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坐在桌边等候爸爸的到來。大一点的孩子，隐隐约约地听说爸爸犯了错误，心情忐忑不安。我们注视着爸爸健步而入。他的神态是那样地安详、坦然，象往常吃饭时的情景一样，一边吃饭，一边思考着国家大事。在饭桌上谁也没讲话。爸爸吃完了饭，就站了起来，我们所有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爸爸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心意，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罢微微笑了笑，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大家极力忍住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工作人员也都潸然泪下……

过去，爸爸主持中央工作时，除了召开中央生活会征求领导同志对他的意见外，也曾多次召开身边工作的同志和孩子们开会，让大家给他提批评意见。在这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爸爸几次召集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开批评会。他总是诚恳地请求大家给他提意见：“文化革命刚开始，我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听大家的意见，现在，希望大家坦率地谈出来，会有利于我将来更好地去工作。”一位老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很忙，但一有空就参加我们支部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好多年了，你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生活简朴，这些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也都努力工作，为了让你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了，又加上了一句：“你可不能只顾拉车，不看道儿啊！”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爸爸只是耐心地倾听，从不辩解，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抽着烟，边听边思索。有一次，爸爸坦率地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然而，爸爸是永远不会跟上的。刚正、善良的爸爸，怎么能知道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险恶居心呢？他又怎么能

理解这个被林彪、江青之流阴谋操纵的运动，跟上它的形势呢？

三

“八·一八”林彪天安门讲话后，红卫兵的浪潮席卷北京，席卷全国，也波及到我们家里。红卫兵破“四旧”，我们回到家里也破“四旧”。红卫兵抄家，我们也跟着抄了几次家。回来还津津有味地议论着抄出什么，满以为是“革命行动”呢！爸爸这时已经“靠边站”了，但他仍密切关心着运动的发展。一次，在饭桌上，平平 and 源源又议论着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爸爸立即劝止说：“不要去。”饭后，爸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我们叫到他身边，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爸爸的话，使我们感到宪法的神圣。我们不再去抄家了，许多同学也被我们劝阻住了。十几年来，我们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而爸爸处在那样困难的境地，还时刻关心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的尊严，爸爸教诲我们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9月到11月，我们都出外串连去了。在外地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批判爸爸检查的大字报，言词激烈，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匆匆赶回家。回京后才知道，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爸爸作了检查。毛主席对爸爸的检查给予肯定的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时，

只印发了爸爸的检查，却被“文革小组”删去了毛主席的批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爸爸的“检查”成了靶子，在全国掀起了“批刘高潮”。调门之高，超出想象。对那些牵强附会、武断专横的指责，爸爸丝毫不以为意，因为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深知它的虚妄。爸爸曾郑重地对妈妈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他也看出孩子们的不安，要我们作好思想准备：“对我的批判要持续几个月。”

然而，爸爸又估计错了。林彪、江青之流并不进行什么严肃的原则争论，他们所擅长的不过是玩弄阴谋诡计，只要能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什么手段使得上，都是“正当”的。“批刘高潮”不仅是针对爸爸个人，而是波及全党的大阴谋。他们绝不会终止这种阴谋。

一天，爸爸象往常一样在中南海院内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使他愣住了。这张大字报以尖刻的语言攻击了蔡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因为她们看到一位阿姨被剃了阴阳头后，禁不住伤心地流下眼泪。面对大字报上的恶毒的辱骂，爸爸伫立在那里，凝视着。我们看着爸爸的眼睛，想起有位老妈妈曾对我们讲过，在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爸爸特别关心老大姐们的安全，几次专门派人去看望，落实撤退的情况。从我们记事起，就看到爸爸格外地尊重老大姐们。每逢他一看见大姐走来，总是远远地迎上去，问寒问暖。他曾对我们说过：这些老妈妈有的走过雪山、草地，有的坐过老虎凳，她们比男同志更不容易。……而眼前，有人竟连这些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也不放过，对她们进行人格侮辱，这是在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啊，怎么会发生如此野蛮的事情！爸爸双拳攥得紧紧的，仿佛在自语：“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他双脚象钉在那里似的，很久很久不肯离去，寒

风吹乱了他的白发……

狂风暴雨在继续，就在中南海大院内，居然就有人胆敢贴出大字报，恶毒诬蔑朱爹爹（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大军阀”。爸爸愤怒了。几十年来，爸爸亲眼看到朱爹爹南征北战、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光荣，是我们军队的象征。这一伙人把我们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诬蔑为“黑司令”，究竟想把党置于何地？

局势是严重的。身为国家主席，如果容忍这种现象，那就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可是当时爸爸所处的境地，已经无能为力。一连几天，爸爸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爸爸找了周伯伯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免受这么大的冲击，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总理又能说什么呢？他也是在同样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周伯伯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幼稚而年轻的我们得知爸爸的这些打算，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我们听说爸爸“犯了错误”，感到难受、委屈；如今，我们透过政治斗争的风雨，看到了爸爸那颗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赤热的心，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更加高大了。在激浪翻天的日子里，最能现出人们灵魂的美与丑。

四

就在爸爸考虑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凭借着权力，还乞灵于诽谤，把黄浦滩上流氓无赖的惯伎也使出来了。12月底，江青窜到清华大学扬言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进一步把爸爸搞臭，还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了许多流言。大量无耻下流、造谣中伤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充斥街头。随之，又一次在全国范围掀起“批刘”的恶浪。以谎言作武器，意味着政治上的堕落。他们就是这样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把水搅浑，使广大人民群众真伪难辨。在党内斗争中，爸爸一向经得起委屈、误解，但他不能容忍诽谤、诬陷。这时，爸爸已经感觉到斗争的严重性，自己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几个孩子听到一些传闻，弄不清楚，便向爸爸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开始回答我们，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象一切孩子们一样，想知道自己的父母都作了些什么。“爸爸错在哪里呢？爸爸到底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诬蔑呢？”“为什么他们要造谣呢？”……爸爸讲述着，他愈讲得多，我们愈好奇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爸爸跟我们说了许许多多事情，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爸爸仍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机密，总是站在维护党和毛主席的立场上。

我们深切理解爸爸的心情，显然，使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荣辱，而是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爸爸对我们说：“只要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国家能富强，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组织处理。”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爸爸有什么变化，依然那样严肃而镇定，饭量也不减。他正以高度的党性来克制自己，耐心等待着。等待不是软弱的避难所，表示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暂时的现象。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了，爸爸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有一次，爸爸对我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